

賓漢頓大學布賀岱中心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評論者：伊曼紐爾·華勒斯坦

譯者：石敏文

評論 第 72 號

2001年9月15日

為什麼？

公元兩千零一年九月十一日，全世界所有人注視著一樁人類的悲劇與巨大的事件。當天早晨，有四架美國本土的民航機被劫持。每架飛機上有四至五名武裝劫機者，手持刀刃，至少有一名劫機者會駕駛飛機（或至少在空中能駕駛飛機）。劫機者劫持飛機，驅走（或殺害）機師，改變飛機航向以遂行其自殺性任務。其中三架飛機擊中目標：紐約市世貿中心的雙子星塔，與華盛頓的五角大廈。

憑藉著機上油料及計算飛機能擊中建築物之高度的技術知識，劫機者策劃完全摧毀雙子星塔並在五角大廈撞出一個大洞。至截稿為止，可能有超過五千人死亡（沒有人知道確切數字），更多的人受傷及精神受創。美國航空網及金融系統，至少在本週已實質上停止運作，並已造成未知的短期與中期的經濟損失。

首先，我們須注意的是此次攻擊的大膽與不尋常的成功。一群由意識形態及殉教意願結合起來的人，參與了世界上任何情治單位視為敵人的秘密作戰。他們進入美國國境，攜帶刀械登上四架由三個機場幾乎同時起飛的飛機，這些飛機攜帶了大量的油料準備飛越美洲大陸。他們劫持飛機，其中三架飛機得手擊中目標。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軍情單位或任何單位都未能事先偵測或阻止這個集團。

結果是歷史上迄今所謂的恐怖份子攻擊中最具破壞力的一次。過去沒有任何一個同類的攻擊殺害超過四百人。甚至在大家所廣為引用的類比 - 珍珠港事變中，死亡人數也少於此，而此事變是由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所發動。更有甚者，這是自南北戰爭（1861-1865）以來首度在美國本土疆界內所發生的戰事。自南北戰爭以來，美國已參與許多主要的戰爭 - 美西戰爭，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與越戰（尚未包括“次要”戰爭），上述所有的戰爭皆發生在美國本土疆界外。戰事發生在紐約與華盛頓街市上的事實震驚了受攻擊的美國人民。

所以，這個大問題是：為什麼？事實上，大家說奧薩瑪·賓拉登應為此次攻擊負責。這似乎是一個合理的假設，因為他曾宣示欲進行此類行動的意願，可能就在最近，美國政府會製造

證據來坐實這項假設。然而讓我們假定這項假設是正確的，賓拉登以如此顯著的方式攻擊美國，他想達成什麼目標？這或許是一種憤怒的表達和賓拉登（和其他人）對美國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中東，的錯誤行為的報復。賓拉登是否想藉著這種行為來說服美國政府改變政策？我非常懷疑他會天真的這樣想。布希總統說他視這個攻擊為一種戰爭行為，如果賓拉登是一個罪犯的話，他也會這樣想的。進行戰爭並非要說服對方改變，而是逼著對方進行戰爭。

所以讓我們以賓拉登的想法來推理。此次攻擊證明了什麼？他所證明最明顯的事情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最複雜的軍事硬體的國家，無法保護他的子民免於攻擊。再一次假設賓拉登是背後指使的力量，很清楚的，賓拉登希望顯示美國是一隻紙老虎。首先，他想顯示給美國人看，他還要顯示給世界上所有的人看。

這種想法不僅對賓拉登，對美國政府也是一樣明顯的。所以會有如下的回應：布希總統說他會強硬的反擊，美國兩黨的政治菁英毫不猶豫的表達他們的愛國心贊同布希。現在，讓我們以美國政府的觀點來推理，他們能做些什麼？

獲得譴責攻擊的外交支持與獲取未來進行反擊的正當性是最容易做到的事。這確實是國務卿鮑爾說他正在做的事。他也做到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表示，根據條約第五條，當美國受到軍事攻擊時（此次的攻擊即視之為對美國的軍事攻擊），如果美國需要的話，全體成員須對美國的反擊予以軍事支援。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包括阿富汗和北韓皆譴責這個攻擊。唯一的例外是伊拉克。阿拉伯與穆斯林國家的民意並不支持美國，這是確實的，但美國不予理會。

事實上美國已獲致外交上的支持，可能稍後會獲得聯合國決議的支持，然而這很難撼搖賓拉登。外交上的支持似乎也很難彌合美國人心，他們會要求更多。更多的要求不可避免的會指向某種軍事行動。但該是什麼樣的軍事行動呢？美國空軍要轟炸誰呢？如果賓拉登指使這次的攻擊，基於進一步證據的知識，有兩個可能的目標：阿富汗及／或伊拉克。然而須要摧毀到什麼程度呢？若攻擊至半毀阿富汗，似乎是很不值得的。美國有許多理由克制自己不去轟炸伊拉克，包括不希望折損人命。可能美國將轟炸某些人。這是否會讓美國人和世界相信美國是因為害怕而不敢攻擊？我有點懷疑。

事實上美國能做的事情很少。中央情報局嘗試了很多年想刺殺卡斯楚，但他還在那兒。美國已經找賓拉登找了很多年，但他還在那兒。有一天，美國情報員可能幹得掉他，這可能會減緩了此項特殊作戰，還會令很多人滿意，但整體的問題還是存在那兒。

很明顯的，唯一可做的事是與政治有關的。但該做些什麼事呢？在美國國內（或更廣泛而言，在泛西方區域），共識消逝。鷹派說這證明了夏隆（和現任以色列政府）是對的：“他們”都是恐怖分子，對付他們只能嚴厲反擊。然而到現在為止夏隆並不成功，又如何能獨厚於喬治·W·布希？難道布希想讓美國人民付出代價嗎？此鷹派主張的代價並不低。另一方面，鴿派會發現，以“溝通”的方式解決會有困難。問題是：與誰溝通呢？又將伊於胡底呢？

可能，當下發生的，新聞媒體在本週所稱之為的“戰爭”既不會輸也不會贏，而只會繼續下去。美國人可能第一次會面臨失去人身安全保障的事實，而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人早已失去人身安全的保障。文明與野蠻的對抗並非在世界體系的混亂之振盪下的政治問題。至少我們須瞭解到，每一方人都認為自己是文明人而他方人是野蠻人。在當下所發生的事件的背面，事實上是世界體系的危機，與我們想建立何種繼起的世界體系的戰鬥。這並非是美國與阿富汗或穆斯林或任何人的競鬥。它是我們對想建立之世界之不同願景間的競鬥。似乎不同於大多數人的看法，公元兩千零一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很快會成為一個長期歷史鬥爭中的小插曲，這段長期時間對大多數生活在這個行星上的人而言將會是一段黑暗時期。

[版權：伊曼紐爾·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版權所有。若能保持原文並顯示版權，原文允許下載，電子轉寄或傳送電子郵件予他人，及登載在非商業性的團體網站。若欲翻譯本文，以印刷及/或包括商業網站和選錄等其他型式出版，須與作者連繫，電子郵箱：iwaller@binghamton.edu; 傳真：1-607-777-4315。

本評論每月出版兩次，乃反映當代世界情勢長期觀點，並非目前頭條新聞之觀點。]